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

读书

成为下一束光

■ 陈伟 韩翼

读完《四川百年杰出科学家的故事》两卷，我由衷感到：追光的人，是幸福的人。

这些追光者，埋头于实验室的日日夜夜，奔走在荒野的漫漫征途，不计名利，不畏孤寂；他们享受过“原来如此”的顿悟之乐，也品尝过“柳暗花明”的苦尽甘来；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入国家的需要里，也把后辈的成长当作自己的勋章。外人看他们辛苦，他们自己知道——追光的人，心里是亮的。亮着，就是幸福。

两卷书，88位追光者，他们身上闪烁着3种特质：一眼看到底的习惯、与不确定平静相处的能力、超越个人得失的精神富足。

先说“一眼看到底的习惯”。王淦昌3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——1931年提出寻找中子的实验构想；1942年提出探测中微子的创新方法；1959年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。每一项都足以名垂青史。可当国家需要他转向研究核武器时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愿以身许国。”他不追热门，他追“根”。大熊猫研究泰斗胡锦焱，在原始森林里追踪大熊猫，连续跋涉14个小时后突遇暴风雪，几乎被冻僵；还有一次团队迷路断水，靠泥炭藓挤出的水煮饭，整整5天才走出绝境。他首创的“咬节法”被命名为“胡氏方法”，沿用至今。他们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仰：纷繁世界背后，一定藏着几条简洁、优美的道理，和某种可以触摸的本质。

再说“与不确定平静相处的能力”。石磊院士的经历，可谓是“耐住十年‘冷板凳’”。读博期间，他尝试了数百次都未成功。1989年12月31日深夜，跨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他望着实验台上同时进行的6套反应装置，没有丝毫倦意。凌晨3点，其中一套反应装置中产物的重要指标终于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结果。旁人看那10年，觉得是漫长的失败；可在他那里，失败不是成功的反面，而是成功路上最忠实的同行者。张兴栋院士提出骨诱导理论时，学术界并不认可。他没有高声争辩，只是默默做实验，拿数据说话。50岁那年，他从零开始学英语，把自己关在空房间里白天背课文、晚上练听力，硬是“啃”下了这块“硬骨头”。回质质疑的最好方式，永远是严谨的实验结果。

最后说“超越个人得失的精神富足”。郭永怀牺牲时，与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，把装有试验数据的公文包护在两人中间。他用生命诠释：数据不属于个人，而是属于团队、属于国家。沈志云院士培养出翟婉明院士，翟婉明又成为新的领军人物——这根“接力棒”，从未落地。李乐民院士以“甘为人梯”的襟怀，托举起一代学人的攀登之路。他悉心培养的200余名硕博博士，遍布国内外名校与产业前沿——有人成为终身教授，点亮学术薪火；有人成为行业领军的企业家，以创新驱动时代前行。其中，1993届博士张宏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学生的成就，是李乐民心中“比任何个人荣誉都更饱满、更长久”的丰碑。

对于青少年朋友而言，我建议先读《追光2》里“两弹一星”的故事。邓稼先、于敏、王淦昌——那些名字本身就带着光。这些篇章情节起伏、情感浓烈，轻易就能把你拉进那个年代。然后，再回头翻看《追光1》中与你兴趣相近的科学人物，历史的隔阂感便悄然消融。

等你们合上这两本书，也许会记住某一个名字、某一次失败、某一句朴素的话。但希望你们感受到的不是片刻的感动，而是持久的信念——科学并不遥远，它就在天府大地上，就在你们下一次抬头看星星、低头做实验的时候。

种子在地下时看不见光，但它知道光在上面。你们就是那一粒粒种子。而种子存在的意义，从来不是等待被照亮——是破土之后，成为光。



《追光——四川百年杰出科学家的故事2》
刘俊 总编辑
出版社：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5月
ISBN：978-7-5710-2477-6

山海有灵 童趣入门

■ 刘学正

在孩子眼中，世界是一本尚未翻开的图画书，每一页都藏着惊奇与想象。《小小山海经（第一辑）》以儿童的视角为锚点，用童趣的语言、萌化的形象、鲜活的画面，将古典典籍《山海经》转化为适合儿童探索的奇幻乐园，让文化传承在童真的土壤里，萌发出清新的嫩芽。

面向儿童的经典缩略本很多，但这套书并未因为面向低龄读者而简化经典的内涵，反而以一种更贴近儿童心理的方式，重新讲述那些流传了千年的故事。每一册的名称都冠以“探”字，带领孩子先后走入“南山”“西山”“西朔”“北山”“东山”，开启一场又一场小小的“远征”。九尾狐、精卫、天马、山神以及虎头蛇尾的鱼、会说人话的鸟等150个角色穿插在纸页间，或憨态可掬，或古灵精怪，或神秘莫测，它们是被赋予了性格与生命的“山海小伙伴”。

编者对《山海经》施以温暖的“加减法”。“减法”是删繁就简，将古籍中诘屈聱牙的文字、复杂深奥的寓意剥离，只保留最核心、最具童趣的内容。诸如东方山系，

书中仅点明其大致位置，沿途有流沙、森林、湖泊等多样地貌，以及朱鬃这类预示水灾的异兽，用简洁明快的语言，勾勒出山海世界的基本轮廓。“加法”则是融入满满的童真与创意，把书中威严可怖的神兽画成憨态可掬的形象，譬如外形似鲤鱼、却长着鸡爪的鳧鱼，以造型稚拙的模样呈现。这种改编，不是对经典的消解，而是用儿童能理解、喜爱的方式，搭建起他们与古老文化对话的桥梁。

当然，编者也没有为了“可爱”而牺牲《山海经》原有的意蕴。相反，该书在保留古籍结构的基础上，用白话编译、适度注音、知识补充等方式，让古老的文字变得轻盈可触。比如“探南山”中招摇山上的“狴犴”，不仅画出了它的具体样貌，并讲解了其“既能爬行，又能像人一样站起来行走”的特点，让孩子在识图、听读的过程中，潜移默化地吸收语言与常识。

书中线条圆润、色彩鲜亮的插画，将《山海经》里光怪陆离的世界，转化为儿童眼中斑斓的童话图景。龙身鸟头的山神，

少了狰狞，多了几分慈和；传说中的凶兽朱鬃，身姿矫健，好似恐龙与狼的结合体；“能够呼风唤雨，平时居住在森林深处，不会轻易现身”的神魅，也因书中色彩的调和与造型的简化，变得亲切可感。这些插画，是文字的视觉延伸，成为吸引孩子沉浸其中的重要媒介，使他们在欣赏画面的同时，自然而然地走进故事里。

编者不追求灌输知识，而是用充满想象力的描述，激发儿童的好奇心。一个个鲜活的神兽、一座座奇趣的山川，让儿童在懵懂、好奇与华夏先民的想象力产生联结。当孩子指着书中的神兽，好奇地询问“它为什么长这样”“它住在哪里”时，文化的种子，已然在他们心中暗自埋下。

《小小山海经（第一辑）》是一次对经典的温柔解构与创新表达。它让《山海经》这部“古书”，变得可亲、可读、可玩、可思，仿佛一位笑眯眯的老者，蹲下身子，对孩子们轻声说：“来，我带你去看几座山，还有一群不曾见过的朋友。”而这，正是儿童阅读最美好的样子。

童年是一片广阔天地

■ 米丽宏

《太阳落在了哪座山》是作家乔叶写的一本回忆童年生活的书。童年曾是那么广阔的天地，书中有黄河奔流、月光浸润，有山影屹立、原野铺展……也有中国乡土式的人际传承，鲜活的教育时刻在发生。

那是孩子们所感知到的世界的真实样子：自然的草长莺飞，市井的温暖和禁忌，亲人的生老病死，苦日子里的甘甜和满足……这一切构成了“人之初”的生存境况。它们被作者以温润朴素的语言赋形、阐释，小事见大道理、日常藏大智慧。

书中收录了27篇散文，内容都是书写作者家乡豫北大地上曾经的童年生活：棉田劳作、田野嬉戏、与白马相伴、屋檐下听雨、崩爆米花、看黄河、短暂的打工经历，以及冰凌、青瓦、怀妻、老槐树、指甲草等乡村物象。作为一个乡下孩子，作者游乐的重要基地就是田野。在那里，她常常从早玩到晚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太阳落山。平原上没有山？为什么傍晚都被说成“太阳落山”？太阳又是“落到了哪座山”？奶奶告诉她：“你看见哪座山，就是落到了哪座山。”这句话引起了作者的遐思：“这山，可以是故乡的太行山，是远方的喜马拉雅山，也可以是你心底里最在意的那片天地。”是的，心有所向，便有归处。这山，是理想，是信念，是你愿意为之奔赴的人生方向。童年的天真提问，最终长成了对生

命、对归属的思考。

《刀爱》也是书中一篇充满生命智慧的散文。文中，作者由“三月三，砍枣干”的典故讲起，直到成年后从一位种梨的老伯那里，弄懂了这个道理——树皮是输送养料的，砍一砍，就会截断输送的通道，防止果树将养分浪费在徒长的枝条上。人也一样，年少时不经挫折，就会不知不觉间疯长，长出骄狂傲慢的枝条。所以，当人生面临着“刀伤”时，就去承受且积蓄养分；当没刀时，就把自己打成一把刀，慎用养分。

这些见识，来自生活、来自田野。那些自由自在的游玩，那些力所能及的农事，那些无聊却温暖的日子……都是人生的一课。作者儿时学到的何止这些？春风秋月的温度，人情世故的暖意，还有感知世界的自由与能力。在《麦田里的一切》中，作者发现：“生花生和生红薯看上去那么不一样，吃起来口感却有一点儿相通：都有一种鲜甜的腥甜。”而面条菜结个圆圆的球儿，里面的碎籽儿小米粒一样，有着淡淡的甜……

在《土地上》一文里，作者写自己随大人播种，种子入土后，人们不敢随意下脚，因为土地的怀抱里已经有生命在萌芽。浇水时，随着水流走，溶溶月光在土地上铺展流银，像是一块巨大的丝绸。最难熬是伏天给玉米施肥，化肥味道呛人、汗水流

到眼里蜇眼，而地垄永远望不到头。这种艰辛的劳作里，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承受。土地“教会了我最初最质朴的生活原则，也给予了我最丰富最广阔的幸福手册”。什么是幸福？劳作后片刻的休憩、付出后丰硕的收获，那就是幸福。

《蹲苗》一文，也令人警醒。文章借邻居大叔的“天旱，正好蹲苗”，揭示何以“蹲苗”：使玉米向下扎根，生长健壮。由此作者联想到自己的写作和生活，做了自我解剖和深刻反省。她其实想告诉我们，蹲苗就是沉潜扎根、厚积薄发的过程，那不是无边的痛楚，而是胜利的潜伏，是一种灵魂的镌刻和精神的拔节。

这本书给孩子们读，他们会被文山海、网络游戏之外的有趣童年吸引；给大人们读，除了重温童年时光，也会对教育问题产生一二沉思。一度，有些地方的教育走进了“窄门”，孩子们被“罐装”在教室内，吃饭睡觉精确到了以分钟计，考试考什么，学生背什么，连阳光和草木都无暇凝视……这不是孩子该有的童年。每个孩子都应拥有在真实生活中成长的权利，请把原野、高山、草木奉还他们，请把快乐、自由和蓬勃的生命活力奉还他们。

这本书，是写给童年的抒情诗，写给孩子的成长课，也是写给成年人的教育启蒙读本。

山川作课堂 风雨是老师

■ 房小铃

六一儿童节前，我收到了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。封面上那片透着旷野气息的蓝天沙漠一下吸引了我，翻阅几页，心便随着那辆黑色踏板摩托车，从桂林出发，一路轰鸣着向西而去了。

作为一个身为母读者的读者，最初我的内心是有些紧张的。书里的父亲沈伟东，带着读小学的女儿“小冒”，骑行近一万里往返新疆。我第一反应是：“安全是否有保障？”“孩子会不会太苦？”这些疑问，或许正是当代许多父母面对“冒险式教育”时的第一反应。

然而读下去，那些紧张渐渐化为感动，进而变成一种深刻的自省。这本书不是让我们去复制一场亲子“摩托”，而是以一种近乎“野蛮”的真诚，向我们展示了孩子在真实风雨中拔节生长的可能。

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审视，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完成了一次极具原创性的书写：它把“成长”这个抽象命题，从封闭的教室和虚拟的屏幕中解救出来，重新放回广阔、真实，甚至有些严酷的自然山河之中。

在这里，地理课本上的名词不再是考点，而是车轮碾过的土地、迎面吹来的风沙。当小冒站在哈密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馆里，历史便成了一种滚烫而可触摸的存在。她开始懂得，如今的山河

无恙，正是先烈们用青春与生命铺就的道路，是他们在绝境中仍咬牙前行的信仰。一个孩子站在这里，便是一堂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。

这种“沉浸式”的行走，远比课堂说教来得深刻。作者用近乎“笨拙”的纪实笔法，为孩子构建了一个“行走的课堂”，山川是教科书，风雨是老师，而一路上遇见的人，则是翻开的百科全书。

真正让我动容的，是书中那些关于“狼狽”与“困境”的书写。在甘肃柳园，摩托车侧翻，父亲被压在车下，女儿被甩出两米开外；在明月山隧道，父女俩堵车数小时，渴到向过往车辆讨水喝。这些既不粉饰困难，也不低估孩子承受能力的时刻，构成了这本书最珍贵的儿童文学质感。

那个在翻车后没有被吓哭、反而奋力帮父亲抬起摩托车的小女孩，那个在烈日下被晒肿、趴在父亲背上哭泣却依然坚持的小姑娘，让我们看到了“体验式成长”的力量。真正的勇气，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心怀恐惧却依然前行。小冒用自己的行动，展现了补习班永远无法赋予的生命底色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这本书捕捉到了一种被现代生活日益稀释的东西——人与世界“建立羁绊”的能力。当小冒蹲在路边看蚂蚁爬向云端，当她一次次惦念途中救助

过的流浪狗，当她回忆那些给他们递过一瓶水、送过一串葡萄的陌生人时，她正在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深刻而柔软的联系。这种联系，不是通过屏幕，而是通过真实的相遇、真心的交付，在心灵深处埋下的善意的种子。

沈伟东的文学叙事不煽情、不说教，只是忠实地记录女儿的瞬间。比如她把晒红的手臂伸给父亲看，在日记本上用简笔画记下沿途遇见的狐狸和黄蜂。这些细节朴素而动人，让整本书充满了童趣与温度。而当父女俩在吐鲁番的葡萄长廊下，维吾尔族阿姨为小冒重新编起凌乱的长发，或在戈壁滩上接哈萨克族牧羊人递来的野果时，那份人与人之间善意，同样令人动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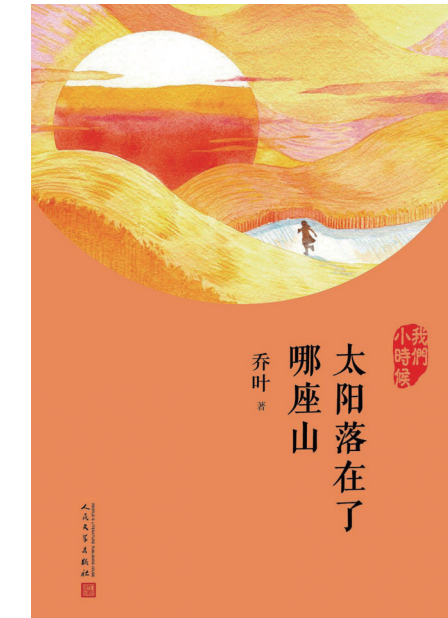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一个母亲，读完这本书，我最大的收获不是“我也要带孩子去摩托”，而是思考我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究竟是什么。或许是一段共同经历的时光，一个在风雨中中学会坚强的背影，一种愿意陪孩子“慢慢走”的耐心。

合上书页，摩托车的引擎声还在耳畔回响。那只小“蚂蚁”已经爬过千山万水，不知道最终去了哪里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她的眼界、心胸和勇气，已经永远地改变了。这，就是成长。



《小小山海经（第一辑）》

董政 编著 徐庆森 绘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5年9月



《太阳落在了哪座山》

乔叶 著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5年7月
ISBN：978-7-02-019437-7



《骑着摩托去新疆》

沈伟东 著
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出版时间：2026年4月
ISBN：978-7-5598-9768-8